



向往风景

三临海螺沟

□徐子鸣

总第6367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近段时间,我参加了由几位老同事、老朋友组织的自驾游,原定计划是飞赴成都后,租车经都江堰、汶川、米亚罗等地,前往大甘南旅游。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,就在行将出发的前几天,四川九寨沟樟木镇发生7级地震,因为机票、车子都已预订好了,推迟显然不现实,于是几位组织者赶紧调整行程,掉头往西南方向,改为云贵川之行。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海螺沟景区。

海螺沟位于海拔7556米、被称为“蜀山之王”的贡嘎山东坡,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,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冰川森林公园、国家地质公园等近十个头衔。贡嘎山主峰周围共有74条冰川,其中海螺沟一号冰川全长14.7公里,是全球同纬度海拔最低、面积最大、可进入性最强的现代海洋性冰川,冰舌深入原始森林达6公里,形成了冰川、森林、温泉共存的奇特景观,被誉为“中国最美的冰川”。

说实话,我此趟是第三次到海螺沟了,可前两次却跟冰川一点也没缘分。十来年前第一次到,就住在海螺沟景区入口处的酒店,已是4月的天气,但大雪整夜不止,半夜起来只听到外面的松枝被厚雪压断的“啪啦啪啦”声响。清早醒来看窗外,仍是雪片飞舞。导游匆匆跑去景区打探消息,回来后很悲伤地告诉我们:大雪封山,景区关闭!最后大家只有悻悻然地改道去峨眉山了。

前年的6月份第二次抵达,虽乘了50多分钟的观光车上山,但待登上票价为150元的索道缆车,却是大雾四起,浓如牛乳般的雾气,使得能见度仅达十几米远。上到冰川观景台,眼前全是凝滞不动的大雾,啥都看不见。我们几个兴趣索然地在冰川大广告画前留个影,就下山了。这次又到海螺沟,我暗暗祈求能有个好天气,更有个好运气!

我们的车子开进海螺沟脚下的磨西镇,已是傍晚6时多了,不过川西地区跟我们那儿的时差,至少要晚一两个小时,就是到了晚上7时多,天色还是很明亮的。8月中旬仍是旅游旺季,这个作为海螺沟景区接待基地的狭长小镇,满眼都是来往不绝的游客,街道两边停满了各式车辆。经一位胖乎乎藏族大嫂的热情推荐,我们入住一家似乎没有名称的民宿,虽看不到什么风光,但环境特别的幽静,且每间只要80元。

吃过晚饭,我到磨西古镇街区转了转,同我第一次所见破败零乱的景象相比,眼下的小镇已今非昔比。整个镇子南高北低,贡嘎大道与海螺沟大道顺坡而下,街道宽阔整洁,店铺规范有序。磨西古镇街区就夹于两条大道中间。“磨西”是古羌语,为“宝地”之意。

夜色温柔,气候凉爽,我慢悠悠地踱步在青石板路上,两旁多为清末民初的老房子,木板加砖瓦结构,一家一户看上去显得小巧玲珑,经过整治修缮,现在也多变成了上宅下店的模式,门口摆放着野菜、雪莲花以及“狗屎糖”之类的土特产。几间酒吧内人头攒动,歌声悠扬。一座建造于1918年的天主教堂矗立在古镇的南端,距今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。教堂从正面看,完全是哥特式西方建筑风格,但从侧面一瞧,又融入了中国寺庙中的圆形窗户和飞檐翘角。这种建筑风格上的中西合璧,不仅拉近了与当地人的心理距离,也给小镇增添了别样的韵味。1935年5月,红军长征路过此地,毛泽东、朱德等同志就居住在天主教堂,并召开了磨西会议,确立了红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,决定部队先过泸定桥,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隔天清晨起来,推窗一看,暗蓝色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,继而下楼朝南望去,阳

光正慢慢拨去凝聚在贡嘎山头的浓云,露出了皑皑白雪的山顶。我们8时多进入海螺沟景区,乘索道缆车,前往四号营地观看大冰瀑布和一号冰川。缆车缓缓上升,下面是成片的原始森林,经过崖陡壁立的一号冰川地带,远远就望见一片倾斜于峡谷间的冰雪,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,但冰川的距离似乎是缩短了,并没有延伸到缆车底下,而且白色也不那么纯洁,裸露出所裹挟的泥石流,可见气候变暖还是很明显的。

终于到达海拔3421米的“狼图腾”观景台,大家欢呼着一跃而上,一道宽约千米的大冰瀑布坦然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,好似在起伏的山谷之间,缓慢地“倾泻”而下,那么晶莹剔透,那么气势磅礴,那么巍峨壮观!而我再定睛细细观望,冰瀑上面宛如簇拥着成团的翡翠和水晶,在阳光的折射下,仿佛互相在争辉斗艳……大家急不可耐地摆各种姿势,与冰瀑合影,拍完个人照,又拍集体照,闹腾了不少时间。

然而就在我们走往相距只有200多米的一号冰川观景台时,一团巨大的云雾已悄然降临,整条冰川突然消失,眼前只有迷迷茫茫、浑浑沌沌的雾气。等了十几分钟,雾气越来越浓郁,越来越弥漫。旁边一位保洁工人好心地劝我们:不要再等了,有时间还是到上面去看看红石滩和登山英雄纪念碑吧!高山的气候就是这样瞬息万变,对我而言,第三次到海螺沟看冰川的历程,就这样戛然而止。不过我总算观赏到了冰瀑和冰川的全貌,也是一种福分!若再迟半个小时到达,又将是前功尽弃呵!



几个月前,偶遇报社的小王,我与小王曾是同事,他是编辑,我是校对,咱俩合作还蛮愉快。临别,小王家有空到编辑部坐坐,说老同事们在“传”我了。小王的这句话,令人感动,亦不禁使我想起在报社做校对时的那些事儿。

2013年6月初,我接到通知,由于工作需要,领导要给我换个岗位,到报社担任校对工作。

我所在的镇海新闻中心,是由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、网络等四家单位合并而成,从大处讲,整合了新闻资源,为新闻做大、做强创造了条件;从小处来说,员工们原本需要单位间调动的,现只是部门间的流动,变麻烦为简单,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。

对于校对工作,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改错别字,但也不知道具体做些什么?想起有位文友曾做过这个工作,何不问问。于是打了个电话,他给我总结出8个字:深更半夜,责任重大。这个工作经常需要熬夜,并来不得半点差错,还需要有点水平。经他一通话,吓了一跳,心中忐忑,自己在“那个年代”读书,才半吊子水平,能胜任这个工作吗?但转而一想,通过几十年的不断学习,自己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,“士可鼓而不可泄”,顿时来了信心,再说领导既然信任要我去,难道要临阵脱逃?

以前虽说同在一个屋檐下,但报社在三楼,我所在的电视台在一楼,对报社也没太多了解。不过,对于报纸还是比较关注,知道是周一至周五出报,四个版面(周五八版),一二版是综合新闻,三版是社论,四版是副刊专版等。

到报社总编处报到,总编说:校对工作需要“二心”,即责任心与细心,我们商量过,你是合适的。领导的鼓励,使我信心倍增。把简单的物品搬至三楼,6月12日,正式开始在报社上班了。编辑部共有八个人,除了编辑,就是校对,校对的任务是每天两个版面,一二版,三四版,每月轮换。为照顾我初来乍到,我首先校对三四版。因原来的校对已调至其他部门,我也就没人教,只能靠“自掏自撑”。

校对的程序是这样的:编辑把记者的稿子编好后,把清样给你,有错别字或有疑问的地方,你用红笔把它划出来,编辑或再问记者,或再作改进,如此这般,当第三次把修改后的清样给你,你对照前几次红笔划出来的地方再作校对,认为好了,就签上名,交给编辑,编辑再交给值班编委,就OK了。

平时看报,主要挑自己感兴趣的报道读,除了副刊外,很少把整个版面每篇报道都看下来。现在不同了,担任了校对工作,不管是你喜欢不喜欢的,你都得看下来。业界戏称校对为“工兵”,每天的工作就是一丝不苟、全神贯注地去发现一颗颗“地雷”。其实,清样版面比实际报纸版面缩小了一半,文字当然也小了,带上老花镜,手拿探雷器(红笔),开始了人生第一次“工兵”生涯。

那几天,四版正在小说连载,小说是由本土作家创作的。记得那天讲的是主人公与妻子原本关系不好,一次妻子患急病,送手术室前,主人公号啕大哭,“他捧起妻子的脸,眼珠不断地往下掉。”校对了一段,感觉好像有不对之处,又重新在心里轻轻地一字一句读起来,这一读,不禁使我倒抽了一口凉气,“他捧起妻子的脸,”这句没错,错就错在下半句,“眼珠不断地往下掉。”“眼珠”有多少?能“往下掉”吗?暗暗庆幸被自己发现,要不如果明天见报,那是要被笑掉大牙了。

有一天临近中午,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,问我当天报纸的四版副刊是谁校对的,我说是我啊,怎么有问题?他说报纸最上面的一篇文章,说作者在少年时上山挖笋,竹林后是“一片孤坟”。既然是“孤坟”,何来“一片”?我忙拿起当日的报纸一看,果然,“一片”两字赫然出现在文章中,顿时一愣,朋友曾是中学的语文老师,办事比较认真。放下电话,对那篇文章又看了一遍,心想,作者可能是想写“一座孤坟”,或是“一片古坟”。觉得自己工作蛮仔细了,还是有差错,实在不该,不该。

校对日志

①

初做『工兵』

□方名列